

# 給胡適的兩封信



## 一、我寫信的動機

去年十一月中旬，胡適博士由美國飛返祖國的懷抱，博得朝野人士熱烈的歡迎，成爲自由中國唯一被人崇拜的學者。凡是沒有見過他的人，都想一瞻仰他的風采；所以在每一次的講演會上都是人山人海。我在北大讀書時期，聽過他六年的講演，但隔別多年，這一次又因僻居鄉隅，沒有去拜訪他。我知道他對於佛學，頗有研究，然而沒有聽過他公開演講佛學，所以去年十二月底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，請他登高一呼，講講佛學。今年一月十一日他在蔡校長誕辰紀念會時，才講出「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」。不管講得怎樣，而佛學的偉大微妙，已得到他的重視；將來正法得以宏化於世界，真正達到無人，無我，無衆生，無壽者，永久和平的境界，必有賴於他的繼往開來。他那篇講詞發表以後！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；這是治學者的精神，彼此不會怕麻煩的；這就是我寫信的動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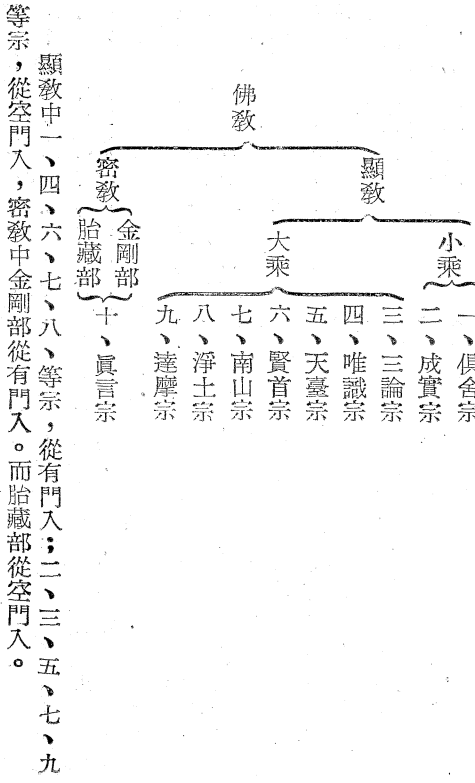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第一封信的大意 四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

適之先生：我是民國十四年在北大畢業的一位學生，因此，你道地是我一位親教師。但我認識你，你却認識我，因此，我們又是一面生，一面熟的人。天下事，這種行態很多，不必奇怪。譬如你遊遍了世界，所走的道路，所住的房屋，都是光明的；那泥濘載道，無燈暗室，你不願意走，不願意住，他人也不會帶你走，不會帶你住；這豈不是一面生一面熟，牠認識你，你不認識牠嗎？只認識光明，不認識黑暗，而智慧只能偏於光明的一面。有人說：你三十年前講杜威哲學，三十年後還是講杜威哲學，三十年來虛度光陰，沒有進步。這話似是而非，不過也可作治學者的暮鼓晨鐘。杜威哲學是不是真心的流露？是不是真理的闡揚？假如是的話，就是三百年，三千年以至於無窮際都可以講，何況三十年？這裡我不願批評杜威哲學，但總覺得你三十年來對於政治上所費的時間和精力過多，對於東方文化沒有工夫澈底研究。釋迦牟尼所說的三藏經典，你研究透了麼？假如透了，就可知道一切學說沒有比釋迦牟尼說得那樣究竟，圓融。我很仰望你今後不要接受任何歡迎，不可擔任任何官職，專心致力研究三藏經典，宏揚東方文化；到了七十歲的時候，就可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。研究的方法，一方面要訪求明師，一方面要多交益友；如果你不以人微言輕而見棄，請你公開的講講佛教的道理，給我們後學者一個訓示！

## 三、胡博士演詞的原文（見各報均有轉載，本文從略）

## 四、第二封信的大意 四十二年一月十五日

適之先生：昨天在報上看見你在蔡校長誕辰紀念會上講「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」，中心非常高興！真是所謂「不問信是回信，回信是不問信。」你這種治學的精神，實在是後學者的好模範。也許是紀錄的簡單和錯誤，你的講詞恐怕還要重加修正。例如：演詞中說三十三重天，十八層地獄，都是道教的名詞；佛教只講三十三天，那三十三天並不是一重一重的；地獄的名詞，只有無間地獄，阿鼻地獄等，也不是一層一層的。又如佛教只有「不淨觀」，沒有「不靜觀」，恐怕「靜」字是「淨」字之誤。再如坐禪的目的，是要坐到「不坐是坐，坐是不坐」，而坐入楞嚴大定。倘若要坐到變老頭，變美女，變美男，變虎，變龍，那就是外道，不是正信的佛教。至於講詞全篇的大意，只能算是說了幾個公案，沒有把佛學的眞義表揚出來，以致外行聽起來是不懂，內行聽起來是不過癮。佛教本無宗派，當年釋尊一音說法，普被三根；他的教義：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。以科學道理分析起來，可說是實語，是眞理。科學愈昌明，佛理愈顯著；「佛觀一捧水，八萬四千蟲」。那時沒有顯微鏡，只有佛眼看見水裏面的蟲，菩薩以下的眼就不能看見了。如今發明了顯微鏡，才證明佛說的話是絲毫不錯的。後來佛教由印度傳到中國，有許多有學問的人，把佛學由印度文翻譯成中國文，翻譯得最精確而簡明的，要算姚秦羅什法師及唐玄奘法師等；當時諸師，所抽譯的經文，各投所好，於是分成各宗；這是將佛教繁瑣難懂的變爲簡單易解，也可說是佛學革命。現在所行的約有十宗，茲列一個表如下，以明類別。



這十宗中，只有淨土和達摩兩宗，是特超法門，不依信解行證的常軌；淨土宗念佛依有門超，達摩宗參禪依空門超；中國人簡易性成，所以這兩宗特別光大。

你以為只有禪宗（達摩宗）是中國佛教革新運動，是只看見一面，沒有檢查全體。演詞裏談到圓覺經中有許多禪宗歷史材料；我以為這禪宗歷史材料。今天如欲把佛教的教理研究清楚，必須以法華為本位，以智度為指南，以涅槃為扶疏，以大品為觀法，那才有綱有領，三藏教義，賅括無遺。最好還是要懂得梵文，直接閱印度原文經典，更可窺探全豹，印度人自暴自棄，把自己的國寶佛敎都遺棄了，現在他們所信奉的多半是婆羅門教，講迷信，而不講教理；所以出了一位不肖的尼黑魯魯做中共匪徒的尾巴。你是世界權威學者，又是我的老師，所以在別人面前我不願意說的話，在你面前無所忌憚的說了一大堆，希望你從學理上再給我們一次教訓。如在演詞中所學的楞伽經，你就用科學的方法給我們講講經中的「五法」，「三自性」，「八識」，「二無我」；尤以「八識」，比現代心理學還要說得更透澈。我覺得考據學固然要緊，但化費時間精力過多，也就大可不必。譬如你費了五年的工夫，考證出「醒世因緣」和「聊齋誌異」是一個人做的，後來被一個廣西學生道破了，五年光陰等於白費。又如你考證六祖壇經只有六千字是真的，那古本一萬一千字的，和今本二萬二千字的，都是後人增加的。這個考據不管對不對，反正六祖慧能不會寫字，也不認識字，連你認為是真的六千字也不是他寫的；但他說法三十多年，門人給他記載二萬二千字，也不一定是假的。例如我在北大讀書時，喜歡記筆記，我相信北大的教授所出版的著作，不一定把我所筆記的統統寫進去了，將來我要把這些筆記材料加進去，難道可說是假的嗎？再說你這次回到國來，講演了幾次？每次的聽眾若干？聽眾的成份怎樣？效果如何？你有統計嗎？統計確實嗎？這裡我要貢獻你一個統計的材料：你在臺南市體育場講演時，聽眾約有萬人，我派了四百四十八個學生參加聽講，是遵奉市政府通知，學生並不願去。學生回校後，我問他們有什麼心得？他們都異口同心的說，沒有聽到。那天的聽眾，至少有八千人是學生，其餘二千多人，有的是瞻仰三十二個博士，有的是羨慕駐美大使，真正去聽講的究有幾人？結果，你的精力和時間，又等於白費了一次。一處如此，處處是不是如此？我不敢武斷，只好你自己去加以考證吧！所以上次我勸你不要接受任何歡迎，不可擔負任何官職，這些虛幻不實的名相，對於你有害無益。你馬上要赴美國，和「無時不想她」的師母團圓度舊歷除夕了，我還有兩點題外的話向你說：

一、現在有一部份人感覺過去的北大，有兩點錯誤，一是養成國際共產主義，二是養成個人自由主義，他們說今天的臺大，正在那裡走北大的舊路。我聽到這些話，心裏總有些難過；關於這一點，請你有機會時，順便說說，以正社會人士的觀聽。我所感覺的，北大是民族正氣的養成所，

北大是學說思想的總寶藏。我國二十年來的北伐，剿匪，抗戰，以及今日的反共抗俄，那一役沒有北大同學來參加呢？

二、你回到美國的家中後，希望你早準備返國長住，盡畢生精力，把東方文化研究透澈，完成哲學史大綱，做後學一個偉大的導師！美國是找不到明師，也訪不到益友，不是研究學問的住所。不多寫了，敬祝健康！

五、結尾的話

佛學與普通學說是不相同的，普通學說從第六意識分別出來的，第六意識俗呼為思想。人們的思想有限，所以言論也有限。好像池中的水，沒有水源，是會有窮盡的。而佛學是真心的流露，如同有源之水，沒有窮盡的。所以六祖慧能雖然不認識字，而講經說法却無阻碍；這就是真心的流露，不是思想的分別。好像一面大圓鏡，明處到明，暗處到暗，面面清晰，由真心流露出來的學說，就是真理。今日如欲澈底消滅共產黨的思想，必須把真理顯露出來，如果人人將本有的光明發現了，自然不會被任何邪說所麻醉。現在身因北平的一些大學教授，慘遭共匪的洗腦運動，大多數都被屈服；這就是因為從第六意識分別出來的學說，經不起邪說的打擊，經不起時代的考驗。所以我說要澈底消滅共產黨，必須宏揚佛學，顯露真理，人心才不會動搖。這次胡博士歸國，重視佛學，對於堅定人心，完成反共抗俄的大業，是有大大的裨益。

六、釋慈航按語

這篇文章是臺南農學校一位訓育主任蘇郁圃先生寄來給我看的。他說：如果有錯代他修改，可否投諸佛學雜誌？

佛學誠難言矣！上焉者譏為玄學，下焉者斥為迷信；然一問其所以譏斥之原因，有否誠心研究過佛學？即非全屬門外漢，也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！不說他人，只如胡先生這種人，可說在中國教育文化界中總算是數一數二。其餘的學問，我們當然不去亂批評他；至於佛學，尤其一篇講詞，可說是：無目的，無系統，無結論，可以叫他一個「三無演講」！我們要知道，凡演講，作文，及做事，必定先有一個目的，就不至於向空放箭，徒費物資！也就好像驅殼有了靈魂！而講詞也要從始至終有一個系統，而最後也要有一個指歸使聽過了的人，得到一個反應的領悟。才算不辜负講者和聽者精神和時間。像胡先生這一個講詞，真是東一句，西一句，說了半天，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，所謂「莫名其妙」。其過在何？

一、名利心放不下，那肯專心研究佛學？

二、我慢心丟不開，怎肯虛心參拜明師？

三、虛榮心撇不了，焉肯真心說老實話？

所以從前芝罘法師叫他「胡說」！真是不錯。

然而一個名學者，肯講講佛學，這倒也是難能可貴，我倒以為他是有功於佛敎。不過百尺竿頭希望他更進一步！

